

讀「一九九七特刊」

最近，又能讀到《二十一世紀》了，像見到盼望中的老友，十分高興。這一期是6月號「一九九七特刊」，首欄「香港回歸與二十一世紀中國」10篇評論文章，觀點各異，眾聲喧嘩，令人開擴思路。多篇香港研究的論文，還需要慢慢讀、慢慢想，畢竟與大陸的生活、政治文化背景不同。而我自己特別喜歡關信基〈香港政治社會的形成〉一文。我之所以對該文感興趣，不僅是文中闡述的歷史和理論，更重要的是作者既有明確的觀點、又能心平氣和地說理的文風。這一點，往往是我們大陸學者難以做到的。

倪蕾 北京
97.8.26

鄉村流氓和光棍政治

第41期何清漣對無現實感的虛假概念「作文」的批評讓人痛快！該文關於鄉村流氓在當代中國政治的地位問題尤為重要而現實。這其實也就是余英時先生近幾年來多次提到的中國「光棍政治」問題。我以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現實意義的重大論題之一。儘管痞子在古代宗法制與現代革命意識形態中均不合法，但從劉邦起義到現代社會變動（包括土改、社教、乃至文革），痞子都曾被利用，因而痞子始終與政治文化關聯。現代中國農民革命為痞子滲透入中國主流政治文化提供了空前的機會，但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在革命意識形態中，鄉村痞子的組織和文化氣質的滲透也依然不合法。在後意識形態與商品轉型的今天，由此所造成的當代中國精神價值的真空狀況，使痞子及其文化又可以空前無所顧忌。今日中國文學、哲學與藝術文化領域的諸種痞子腔調，其社會原型其實正發源於農村流氓。這當然是一種歷史過渡現象，但卻是空前黑暗的一種現象。

西林 西安
97.8.8

對「具像表現」繪畫引進中國的憂慮

1989年之後的大陸畫壇曾一度在無所適從中彷徨。有人原地靜立觀望，有人在把玩瑣事，有人則向西方取經。在中國藝術史上，每當文學或繪畫陷於困窘之際，往往或汲取民間養分，或接納外來因素。

80年代新時期那場圍繞繪畫的形式美、抽象美的激烈討論，集中體現了藝術家對繪畫自身的形式特點的關注。而「具像表現」畫派流入大陸畫壇（見《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所刊〈回到視覺：中國畫家的新探索〉），則暗示着探索者對1989年新潮美術運動的反

動，並顯示了探索的起點處於較高的學術層面上，較之以往的民間方式更具學院氣息。

探索者看中「具像表現」畫派，是由於他們面臨着與60年前賈克梅第相似的困惑，並且隱約從賈氏「視覺經驗之真實」中看到出路。賈氏的「真實」已不同於文藝復興大師作為視覺方式的「真實」。這一點，尤為適於探索者排解對於虛偽、造作之類的厭倦。

中國繪畫傳統的精髓旨在求虛，這體現了中國古典哲學的人文追求。因此，具有西方認識論特點的西方現代主義繪畫，往往難以從容佔據大陸畫壇。滲透了西方科學精神的「具像表現」，對於匱乏這種精神養料的大陸畫壇來說，彷彿在破壞性與建設性之間的上方，懸浮着一把達摩克利斯(Damocles)利劍。但願這種憂懼是杞人之見。

「具像表現」繪畫在大陸的出現，可能會使繪畫自身的問題有所改觀，而中國繪畫的命脈卻往往受制於並非繪畫主體所能驅遣的因素。總之，「具像表現」繪畫引進大陸這一問題的根柢，所觸及的仍然是那個永恆的、難纏的話題——東方與西方之間。

畢斐 泰安
97.8.26